

後漢書

第五十四本 列傳

第七十卷上

高彪	張外	葛龔	李尤	杜篤	文苑
邊讓	張起	王逸	蘇順	王隆	
趙壹	劉梁	崔琦	劉毅	夏恭	
劉瑾	侯瑾	邊韶	劉珍	劉毅	

庫	文	官	政	太
六	一	二	二	漢
冊	函	函	冊	書
冊	函	冊	冊	門

庫	文	閣	內
六	一	一	漢
函	六	〇	書
一	〇	二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5430)
函號	280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

時為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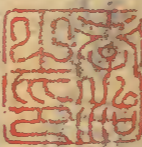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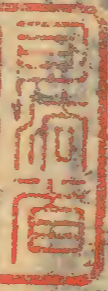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

不敢當舊位臥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

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

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

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



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

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

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臣所

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也不敢具

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毫帝王紀曰般庚以下

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

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

告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洛陽也遭時制

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

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

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

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

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

使我有異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或據山

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

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

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即日車駕策

由一卒前書成卒婁敬說高祖都或知而不

從父都境堉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堉堉薄地

面受敵堉音古交臣不敢有肝據竊見司馬

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
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

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

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

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排闥闔入函谷關闔

天門也函谷故關在觀院於崤圖險於隴今洛州新安縣也

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官室

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

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喟乎以思諸

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

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

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

楚辭曰橫大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

祠在今蒲州汾陰縣也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

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官

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官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邨高車廐於長安

脩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涇渭往

後漢書卷七十一

往繕離觀東臨霸漣西望昆明北登長平

坂名也在池規龍首撫未央觀平樂儀建章

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

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觀視也音麥平樂觀名

建章宮名金在城西謂是時山東翕然狐疑

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外山客有為鷩言彼塢井之潢汙固不容夫

吞舟塢井喻小也莊子曰塢井之蛙潢汙滄

且洛邑之滄滄曷足以居乎萬葉

哉揚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滄滄滄滄咸陽

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

入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太漢之崇崇

也盛世據離列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

客意曉喻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霸自

岐離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

反桀虐如桀天命有聖託之太漢大漢開基

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

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聚五星

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

星聚東井于將

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尺踏滄海跨崑崙

踏滄海跨崑崙賦曰橫巨

故曰遂濟入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

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太宗

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躬履節儉

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販人以農桑

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

不過於耳曼羨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

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

行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

內之錢貫朽粟紅腐而不可食都

始有鈎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

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

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

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校平城

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易其所無校平城

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遂命票騎

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勇惟鷹揚軍

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深之

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

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席卷漠北

叩勒祁連漢沙漠也祁連匈奴中橫分單

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燒芻帳布也繫閼氏

單于妻燔康居灰珍奇也東居西域國推鳴鏑

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鏑箭也金鹿蠡右鹿蠡王前書作

馳阮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佞方言佞養

書佞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佞為粟

特國恐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馱馱馱馱

也馱音決騾音蹄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

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井城屬國

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去之立侯隅

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侯孟康注

尉以主捶驅氏擊狼擊擊也家狼猶

南夷號東擁烏桓蹂躪音摩方言云摩

滅也蹂躪也麟麟也南羈鈞町水劍強越係

也鈞町西南東夷號也鈞町音劬挺殘夷文身

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郡縣日南漂

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儋

耳九郡漂縶謂摩迹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
言崖若珠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
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

部尉東南兼有黃支
解朝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
也前書曰自都廬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
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緩耳瑣雕題
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

青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天督國也天竺
亭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

瑇瑁屬也衣裘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
瑇瑁屬也衣裘
期反鱗音以規反
於是同穴裘褐之域
同穴挹婁

莫不袒跣跌稽顙失氣虜伏
也方
習以鼻飲也
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統音止也宋玉高
唐賦曰虎豹豺狖失氣愁喙言其恐懼如奴
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
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
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

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
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
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

言三三百年者謂出二二
百年涉三百年也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
皆莫能遷於靡州而

邑廢而宣帝中興也

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

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列本帝皇

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邰並在大王

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中故曰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沃野

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

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蠹生萬類漢近也前

楸柟檀栢蔬果成實謂天下陸海之地也沃野

瀆潤淤水泉灌既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漸

渾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厥土

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鄴鎬之閒號

田田相如鑄鑿株林相類也廣雅曰鑄

火耕流種功推也音甫袁反埤蒼云鑄鑿也

既有蓄積院塞謂以鑄鑿去林木之株葉也

四海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

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

關函守曉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

置列沂龍靡偃西戎武關之西曉音堯

拒守，襄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

谷口絕黃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

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

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院塞要害

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一卒舉礪

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匈奴乘一人奮戟三

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

敢過也，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

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士卒易

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言

肇十有二，是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列謂

幽幽井管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

北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劉放曰注案文

比當作以又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六國也先據則功

殊，高祖先入關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

則難誅，地險固故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

斯固帝王之淵固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

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固，篡器慢違，偷忍猶盜

謂秦中也徒以勢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假之十八

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天界更始不

能引維界與也言更始不能慢藏招寇復致

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海內雲

擾諸夏滅微群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

龍鬪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于時

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

光武也天人符謂疆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

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化之主不代出言有

時而出難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呼施冰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塞

旗四麾也塞枚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

帷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

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此劉禹焉

異具漢耿怒虓怒之旅如虓如螭詩曰闕如虓

奔等也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虓如

呼交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

之方斯尚書今文秦誓篇曰太子發外舟中

公咸日休戎鄭玄注云燿魚以祭變禮大呼

也割也音之亮反謂高祖斬蛇也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洲首鎮鄒龍洲韓稜傳說文

鑊鄒大戟也音莫邪首謂建之於首也命騰

吳越春秋有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

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漢孔圖

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

其怒也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

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北度之豐

豐遂興復乎太漢爾雅曰豐豐勉也易今天

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方以邊

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遐

也案篤此則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

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列

也貴猶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

地疆外言威於征伐辰武乎荒裔信讀若夫

文身鼻飲纓耳之王椎結左衽鑲錫之君音結

髻前書尉佗推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

髻也孔子曰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鑲音

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窠耳以鑲郭璞注

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牛于反埤蒼

曰錫錐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東南殊俗

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讓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

猶謙讓而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

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

將略地焉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

略取也成性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

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

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徒垂意於持

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

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

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祖公

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

至灌之共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

曰善哉持盈者乎乎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

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教勇

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

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

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

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

前書武賢狹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嘆曰杜

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

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

至篤衰矣女弟適杖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

將軍馬方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

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

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

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恭時以父任

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

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

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恭末沛國史岑

子孝亦以文章顯恭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

說疾凡四篇岑字孝山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

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未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勸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一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毅傳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

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

時斯勗勗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

之過逾邁過也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旅力靡及陳

也言已故經營仁義之道在茲弱冠靡所庶

立禮記曰年二十曰弱冠言己在於赫我祖

顯于殷國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衡

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宗命傅說曰

能先大其法則也武丁興商伊宗皇士武

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

羨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集皇羨之士

謂傳 爰作股肱 萬邦是紀 奕世載德 迄我顯

考 易曰 德積 保膺淑懿 續脩其道 漢之

中葉 俊又式序 秩彼殷宗 光此勲緒 中葉謂

與秩序也 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 光

大其勲功 而用其緒 備也 謂傳介子以軍功

封義陽侯 傳喜論議 正直為大司馬 封高武

侯 傳晏為孔鄉侯 傳商為汝昌侯 建武中 傳

俊為昆 伊余小子 穢陋靡逮 懼我世烈 自茲

以墜 誰能革濁 清我濯旣 逝不以濯 此言誰

能 革易我之濁 而 誰能昭闇 啓我童昧 先人

有訓 我訊我誥 訓我嘉務 誨我博學 爰率朕

友 尋此舊則 契闊夙夜 庶不懈忒 契闊契闊

謂辛苦也 懈惰也 感差也 秩秩木猷 紀綱庶式 匪勤匪昭

匪壹匪測 秩大雅曰 秩秩木猷 聖人莫之 秩

差 於乎大道 可以綱紀 衆法 若不勤勵 農夫

則不能昭明 其道不專 一則不能深測 農夫

不怠 越有黍稷 尚書曰 若農服田 力穡乃亦

稷 誰能云 作考之居息 考成也 言誰能有 所

成者 言必 二事 敗業多疾 我力 專一也 疾害

也 言為事 不專 如彼 遵衢則罔所極 如循也

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於戲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當自勉修德

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行邁屢

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

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

故作七激以為調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

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

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

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

名序文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

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

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

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

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

激連珠凡二十八篇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

黃香傳黃香傳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弟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十乘王冠也冠謂二十上冠也帝會中山邱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丞相也

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和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筆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

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
 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
 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柔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又奉
 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
 使論語曰及其壯也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
 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蠅
 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
 用及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

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
 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
 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
 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
 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
 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
 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
 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

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伐

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馮衍傳乃悉

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

所得嘗賜贖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

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

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今凡五篇子瓊自有

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辭稱元初元年

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

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

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

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

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

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
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
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蘓頌傳

蘓頌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閒以才學，
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
於官所著賦誄論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
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

四篇

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嘗伯師向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

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秋孫者其人名珍與秋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未初中為謁

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
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
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
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

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
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
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

記知名

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龔為人者龔為作之其人為之忘有載其名因

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性慷慨壯

烈勇力適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太官丞

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陽縣也蕩音湯辟大

尉府病不就列舉茂才為臨汾令居縣皆有

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

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

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

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

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

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

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

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

歸度湘水溺死一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書命及縣文五二十下第又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

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

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

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

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

思謙讓恭儉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

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

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而文王太姒且夕勤勞以進婦道

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

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

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

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

後漢書

卷二十一

好樂衛姬不音

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皆輔

至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齊身受暨

末業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羞池

易曰貫魚以宮

人寵謂王者之御官人如貫魚之有次序敘不

備愛也禮右夫入已下進御之法云九天子

進御之儀從右而下十五日編自下始以象

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

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

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二夕夫

人為一夕凡十四夕當晉國之難禍起於

麗獻公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

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愛顯已蔽人陵長閒舊圮剝至親

左傳曰

舊言其亂政也

也圮毀也

本也淫女斃陳

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

楚伐陳滅之見左傳

匪賢是上番為司徒

詩小雅也番

荷爵負乘采

幽王之後親

食名都也

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必至也

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

向邑也以向為皇父

食采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憚大也音呼謂詩

皇也

詩人刺番為司徒及

黨是以其德不

暴辛感婦拒諫自孤

虐

後漢書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感婦
謂惑祖也紂有足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
從自孤也為蝠蛇其心縱毒不辜即蝠蝠音福
當作雙音勞福反不辜謂諸父是殺孕子是
刳天怒地怒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土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剗
剔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
赴火而死武王乃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
勅以輕呂之劍也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
魅鬼魅杜預注云螭山神非但耽色毋殆尤
獸形故以紂之惡也
然不相率以禮而競肆以權先笑後號卒以
厚殘母右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

特推勢而笑後競
罹禍而號哭也
家國泯絕宗廟燒燼未嬉

喪夏未嬉桀妃有施氏女羨於色薄於德女
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未嬉於膝上聽用

其言皆亂矢道湯伐遂寢如盤周周幽王嬖
於朱於南巢見列女傳

殺也姐已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
章為太子後得吳

姓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
立何為王吳姓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臣

謁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
至遊於沙丘官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

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
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官章死成兌謀日以章

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
官人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

飢孫雀擊而食之三月戚姬人豕呂宗以敗
餘死沙丘官見史記

鮮見皇 陳后作巫卒死於外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霍

欲鴆子身乃懼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故

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歆微

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夫人爾違患

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

也若慎其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

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

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曰諷梁冀見之呼

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

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

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

吏劉放曰按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

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

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

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邪問

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

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翼無以對因遣琦歸

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翼遂令

刺客陰來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
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
令吾要乎今見君賢者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
丞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其後竟捕
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
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
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左傳趙盾注

云不脫衣冠而睡也

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音便

蒲堅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

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苟但欲眠思經事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
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
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
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
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

仕郡為網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賂者

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

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

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小

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

類谷兩君就壇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

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

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

而出齊人乃歸魯齊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

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豈以又

也君予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豈以又

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

十九著賦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人

之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

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

春秋曰趙宣孟將之絳見飢桑之下有臣餓

人宜孟與肺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

臣有母存以遺之宜孟更賜之肺秦越人還

二東遂去贖即續也飢古委字也

魏太子結瓜世著其神魏流太子死扁鵲曰

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尺蠖也乃使弟子

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

記見史設囊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

竭矣然而精肺出乎車輪說文輪車輻間橫木

乎手爪古者以砥石為鍼九鍼之法右手象

運手爪也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精肺手

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禮

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食血枯骨復被肉

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

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為窮鳥賦下篇其辭

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穽在下

禮記曰羅網畢鬻鄭玄注云小而柄長前見

謂之罩機捕獸機檻也穽穿地陷獸

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羿子

擊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

翼擊引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

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

火

也

也

也

也

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西協韻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

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祖公且侯子子孫

孫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

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

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襲禮樂極則

憂禮極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

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

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秦漢無以相踰越乃

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

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曰熾剛克消亡

疇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

乘見莊子曰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能舐痔者媼

名勢撫拍豪強媼音上反撫拍相親

也偃蹇反俗立致谷矣捷懾逐物曰

富月昌捷疾也軍然同惑孰温孰

涼邪夫顯進軍然同惑孰温孰攸興實執

政之匪賢今近習乘其威權

所好則鑽皮出其毛其惡則洗垢求其瘢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之險而靡緣九重既

不可啓又群吠之信信是辭曰豈不思夫君

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桅積薪而待燃以正

榮納由於閃掄孰知辨其輩妍閃掄傾

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

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

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

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

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

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

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髯倚門邊伊優屈曲

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萬言也勢家多所宜咳唾

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

賢者雖獨悟

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

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也

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
復哀哉此是命也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
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
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
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
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
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
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
杜預注曰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

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

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

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

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
數至門故自勉強許

之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

西列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暴勝之曰
竊伏海濱承暴公字舊矣

也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柰何命也因舉

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

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且大從

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時諸計吏多盛飾車

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屣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

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

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

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

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歎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

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

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

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

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

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

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

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故號為尊更啓乃知

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睿平其

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夫平恕也尊敬壹故謂為所夫事

在悖感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

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

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

徒希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且守

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劉攽

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

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

有仁君作以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貴下

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

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

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

曰夫子恂恂然善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繫

誘人恂恂恭順貌辭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詩

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

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

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怨天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水不遇我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換而遠辱手筆

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
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
亂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負
買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
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誠則頑薄實
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多壞潰人有四關節請
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末以自慰遂去
不顧別郡爭致禮命太辟公府並不就終於
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
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在

今兗州龔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

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

群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

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

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

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

以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和興

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

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左傳

劑作齊爾雅曰劑剪齊也音子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

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是以君子

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忠信為用以救過

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

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

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謚法亂

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夫事君者從其善不

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

諸夏其寵大矣寵榮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後漢傳本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能改此違

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

亥從王之欲以殞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于圍為章華之臺伍

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芊尹申亥申

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圍以王

歸王鎡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攽

曰注楚靈王子圍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

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

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焉而

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力之為人

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

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生之入

帷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執子反以為戮

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

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也左傳

哀多湧出其御曰子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

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不能除已疾

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

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頒施而不怨矣季

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
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召悼子降逆之六
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交彌焉馬正其後
公彌立孟孫羯與共備臧紇於季氏臧紇奔
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凡齊侯與之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以鼠鼠晝伏夜
動不穴於寢廣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
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
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
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
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
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
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
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論語
夏書曰

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
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忠在己身也庶衆也
言衆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

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
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

叔被周公之害
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勃鞞以逆文為成勃鞞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

鞞以逆文為成
勃鞞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袂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

雖逆文公後傳瑕以順厲為敗左傳言與厲

竟成之也遂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傳瑕傳瑕曰苟

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傳瑕殺

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傳瑕也管燕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

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

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

焉吾死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

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故曰不在逆順

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

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郡告縣人曰昔文翁

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庚桑

瓊隸風移硯礫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庚桑

北居硯壘之山居三十年瓊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

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聖人乎硯音硯廬罪及吾雖小宰猶

有社稷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苟赴期

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

後漢書卷之...

...

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

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

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具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

作章華賦雖多滛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

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揚雄曰詞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調也其辭曰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

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

之隩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下之荆

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若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日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

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說苑

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

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

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

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至羨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

盡焉年穀收焉百姓煩設長夜之滛宴作北

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

設長夜之滛宴作北

里之新聲史記曰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保

作新聲北里之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滄

舞靡靡之樂也陳蔡二國先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

謀也為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曹高陽

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項也帝系曰顯項

娶於勝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建列藩於南

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

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國語

伯大彭豸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

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

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猶至之惠風春

弛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

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發如電雷之且垂精

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

屏中情之熾如熾安也姚美也姚竭四海之

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

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徑肉林登糟丘史

日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蘭肴若

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藉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

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

消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巫妃命湘娥安

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齊倡列鄭女羅

楚辭曰二八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

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

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惰聲淮堙心耳金石類

聚絲竹群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

上服謂羅衣飄颻組綺續紛組綺綾也縱輕

以迅赴若孤鶻之失群振華袂以逶迤若遊

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

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

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

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

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

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乃妍媚遞進巧

弄相如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體迅輕

鴻榮耀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

也於是天河既回潘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

揚風籥如笛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

於雲中比自應節而雙躍兮比自魚一名鱧

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孤雌感擊而鳴

唯枚乘七發日暮則羈雌也美繁丰之輕妙兮

嘉新擊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群樂既考考

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黃帝

氏得房中之術於女女握周吸氣還精補腦

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日廣夏

清風携西子之弱腕兮接毛嬙之素肘

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日越王句踐得採薪之二

女西施鄭且以獻吳王毛嬙也莊子曰

毛嬙麗姬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

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美儀操之姣麗兮忽

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

鼓盤張衡七盤賦日麻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醒酒也慮理國之須才吾稼穡之艱難美呂尚

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沉

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甲

宮慕有虞之士階墨子曰虞舜士階舉英奇

於及陋拔髦秀於蓬萊蓬蒿草萊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君

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百揆

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

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墓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之諫罷淫上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

雖齊桓之一匡豈足

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爾乃育

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虐報於鬼神盡肅恭乎

上京言楚尊事周室馳淳化於黎元末歷世而太

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

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屬三十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實

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楊孔融王朗並修刺

猴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

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

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

日格人

元龜

後漢書卷之九

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

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籍見令史

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鬣處夙孤不

盡家訓鬣剪髮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

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

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

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

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

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正

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劉放曰案文多一者字

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

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

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

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

市立之鼎以烹雞多汁之則淡不可食此言

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汨也此言

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籍慎邑慎

憂慎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又在煎

熬齧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

後漢書卷之九

九

貢之機密展之力用也展陳若以年齒為嫌則
頗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
說苑曰子奇年十一荀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
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
也夜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
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
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

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也給敏靈帝

時別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

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甲栖遠趾不

步局也窘迫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

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

不載於天錄天錄謂於典籍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

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

卜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
也壽命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社宰分肉均里

也日使平宰世三六下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

亦猶是見前書釣於淮陰城下河終居天下幸食此萬鍾祿

者水之物名也六斛四外日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

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

哉一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

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

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

誼為長沙太守見前書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

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行政事炎後

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

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慮植為

之誅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

篤學恒孺作為貧暮還輒斲柴以讀書難火古

常以禮自牧易日甲以自獨處一房如對嚴

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

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
覃靜也 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負難以自寄又案
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至德傳二十篇行
於世餘所作新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
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洪佚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
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有才而訥於言嘗
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

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下獸令問故不待介

者而謁大君子之門異一見龍光以敘腹心

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不圖遭疾幽閉莫啓

昔周公且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

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

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

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

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

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

謀於衆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黃野是

尊臣賢按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按廣野君

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聖石碯純臣以威克

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碯殺其子厚也

邵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碯絜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勿謂

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志富遺

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

也觀先公高節越可求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

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門詔東觀

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

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亦多子休亦知

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今瀛州鄭縣留侯良之

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

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

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

傳之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東般音

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

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卜始達潁川

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是時許都新建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

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群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

內對曰吾焉能此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

趙稚長云何

趙為盪寇將軍見魏志

衡曰文若可借面

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取故可

吊喪趙有腹太健取肉故可監廚也唯善魯

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

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

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

流也汎盪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旁求四

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孝武繼統將弘祖

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次口若

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階下督聖纂承基緒遭遇時登庸又曰有能奮

危運勞護日具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

具不違暇食言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

神生甫及申公孫弘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

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

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

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

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

怪前書曰梁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幸河東嘗上書三策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

忠東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

楚藍尹豐謂子西曰夫闔閭任座抗行史魚

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

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

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

日直哉史魚邦有道鷺鳥累百不如一鵝鄒

如矢邦無道如矢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陽

上書之言也鷺大鵬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

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未試

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之屬國之官以主匈奴之行臣之

計請必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前書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直與

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

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尚書曰賓於四門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

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

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

日必死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

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帝室皇居必蓄

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

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獸集作堂牧

飛兔驪襄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呂氏春秋曰飛兔驪襄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

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

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

適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

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令人錄用為鼓史後

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

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

史志曰岑牟鼓角士曹也鄭玄注禮記曰絞

蒼黃之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搗蹠蹋而前

色也

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搗蹠蹋地來前

駁足躡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

參搗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搗自衡始也臣賢

案搗及蹠並擊鼓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

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

其詩自音夫參音七緝反後諸文人多同用

之搗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搗字入於下

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搗而去足知參搗二

字當作連而讀參字音為去容態有異聲節

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

是先解相衣杜預注左傳曰相也次釋餘服

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搗

而去顏色不怍怍羞也操笑曰本欲辱衡反

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

君子不當爾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

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巾手

持三尺撻杖說文曰撻大杖也音佗結反坐大營閉以杖

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

逆請牧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賢子孤殺之

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

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

送之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

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

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

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

冢之閒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

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

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

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也抵擲表憮然為

駭憮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

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

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

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

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

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劉放攬當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下

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馬言云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日注按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百語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也

鮮見官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

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

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

多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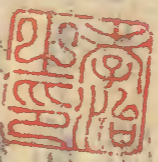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曰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

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抽心呈貌非彫非蔚篇辭作期文章之為貴

彫斲也易曰君
子豹變其文蔚
殊狀六體同聲
異氣言觀麗
則求益淫費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蔚人

卷之六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王師道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